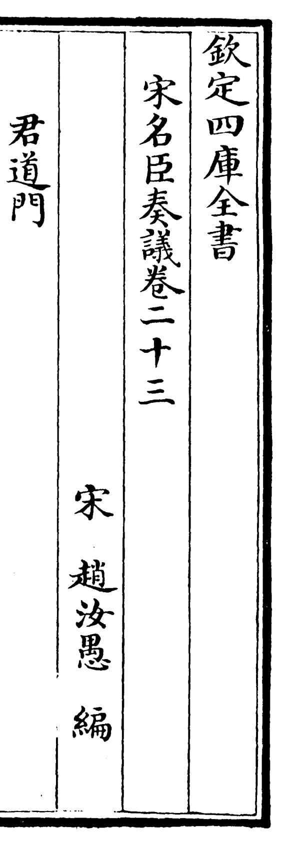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詔令下　内降

上仁宗論干求内降乞降詔止絶　韓琦

臣竊以國家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府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内批指揮皆是出於宸衷

只自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之日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上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臺綱寖壞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厲精為治惟此久弊沿而未除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必謂付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正臣欲乞特降詔令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

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於閤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指揮即望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斷在必行如此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寶元二年五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乞止絕內降　包拯

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莫測夤緣盡由請託蓋傾邪之輩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闈久瀆聖化洎陛下親攬庶

政首革兹弊僥榮濫賞人不能以倖求頃年以來此路寖啓妨公害政無甚於此臣欲乞今後應中外之人陰有交結冒請勞效以圖榮寵或比緣罪犯苟希横貸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止絶如更妄有陳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處詳定先降指揮依公執奏毋得阿徇上累明聖皇祐二年八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至九月即因明堂别為手詔禁内降私謁與赦文俱下手詔見後曾肇所陳八條之内

上仁宗乞謹守杜絶内降詔　吴　奎

臣伏見陛下十數年以來每降詔令及所行事為横議所移或姦謀所破中外不甚為信以此皆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鋭而不能久也自明堂下詔杜絶内降忠賢莫不增氣群小莫不革心願陛下謹守前書堅於金石雖甚寵愛之人如敢私撓必加之罪如是則太平之風有望於兹矣皇祐三年十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仁宗論傳宣與内臣轉官二府不執奏乞正其罪　　范鎮

臣伏見近降指揮令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令月十八日一日之中内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揮可為萬世法曽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得哉夫天子之言出而為令大臣廢令在法不赦伏乞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以示天下使人知陛下之法不可輕廢至和二年

二月宰臣劉沆面奉德音傳宣内降其當行者自依律賞罰外餘令二府及所屬官司執奏三月入内副都知任守忠等凡人並遷官故鎮上此奏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法令數變　范鎮

臣伏見今月十三日殿直寄班鄧維一為私役兵士修屋致屋倒壓死兵士進呈特勒停京西路編管經恩未得叙用十五日傳宣與免編管其法令數變如此又道士李可壽本初與三司吏人陳知深善及陳知深犯贓李可壽轉託鐵佛寺僧初不知情已從重斷李可壽因

緣内降遂不問罪其法令不當如此所有鄧維一乞依前降指揮依前編管李可壽亦乞依法施行以絶姦倖令一殿直一道士至微賤者而能闗通中禁變陛下法令大臣不能奏論後有大於此者將如之何伏乞陛下與大臣更相飭厲設張紀律無使小人數變法令則天下幸甚至和二年上

上仁宗論内降指揮差臺官勘張懐恩等事

馬遵

臣竊聞有内降指揮差臺官吴中復往澶州取勘張懷恩李仲昌修河不公等罪事從中出不知所來内外聞之無不疑駭何則從來仲昌等妄違朝旨輒壞河事枉費財力罪固不輕朝廷雖行降責而臺官累有彈奏乞寘重典尋有指揮止令令赦未叙而已各人降官已經數月未知今者陛下聖聽得於何人而有此特旨向者臺官力言而不用今以或者之言而行之既差臺官推勘而又監以内臣是臺官未足取信於陛下也中書者

陛下執政之司事無不總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今差臺官置詔獄出於內降而中書奉行文書初不預議執政之任豈如是乎是中書亦未能取信於陛下也中書者陛下腹心之地臺官者陛下耳目之司所以倚責而成治也若陛下外疑耳目內疑腹心內外交疑而無所倚責臣恐聖慮日勞而多門之弊或生於其間矣然則刊章飛語之事或可緣間隙而興優游無為之治未可以歲月期也可不惜哉李仲昌等雖法外重行正合臺官

前日之論無可議者臣今所言蓋為國家政體惟陛下財擇嘉祐元年九月上時為右司諫

同前係第二狀　　馬遵

臣近為朝廷差臺官置獄一出内降指揮國柄動揺物議騰沸臣以當職兩具奏封尋以齋宿行事未敢繼陳章削干黈纊之嚴如聞内臣傳宣催促繼有降文字付吳中復等中外聞之寖以喧駭何則朝廷賞罰自當公行禮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皆謂

公也今仲昌等二小臣犯法非急切幾事若陛下聞之語言見之文字即宜付外施行若謂已經中書則宜移之密院何煩内降文字駭物情而損國體哉緣内降之弊害政之大者皇祐明堂之後嘗有特詔止絶天下歌舞流為頌聲今陛下享壽昌之慶行恭謝之儀肆赦改元新天下之耳目豈可却行弊事壞皇祐之成憲取吏民之深譏哉若習以為常行之不已臣恐時事日多聖心日勞非所以成簡易之法取康寧之福也然則威權

可易紀律可隳自古亂階由此途出漢唐不遠厥鑒甚明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伏望陛下博采公議特出英斷追改前敕以李仲昌等文字付外施行若謂已經中書即乞改付密院仲昌等茍有深犯自存嚴科如此則獄合乎大公而一代之典可用權綱歸乎至正而多門之獘不生制治保安實由此路嘉祐元年九月上

趙抃

上仁宗論內降指揮差臺官勘張懷恩等事

臣昨自四月至七月累次論奏李仲昌等偫河敗事乞重行貶黜雖朝廷量與責降然亦未快羣議陛下采收下情憫傷重役將窮究仲昌等罪狀正國家之典刑宣諭中書輔臣行之可也若事有干涉付樞密院治之可也柰何一旦事從中出差一臺官以訊劾之遣四内臣以監視之纔及數日之内三出内降文字張皇大獄中外驚駭外議以謂初發二小臣之罪者誰為奏陳今起二小臣之獄者孰與評議所可惜者國體之重不詢於

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於政府見如此等事始不預議終無執持將順奉行焉用彼相臣恐斜封墨敕之弊不足罪於昔時告密羅織之風復基禍於今日矣臣愚伏望陛下特賜指揮追還内降之命檢會臺官并臣前後論奏仲昌等章疏詳酌重行貶竄如此則朝廷綱紀不遂隳壞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嘉祐元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乞執奏干求内降并根究因縁干請

之人　歐陽修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内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内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内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為恩賞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准内降或為内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于再三而干求者内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

等事亦敢上煩聖聽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絶臣今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内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絶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嘉祐三年七月上時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

上仁宗論内臣梁舉直事封回内降

歐陽修

臣勘會本府見勘内官梁舉直公事兩曽執奏三准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内降紊亂綱紀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敕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

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令梁舉直不欲受過於身寧彰陛下之過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令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内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為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從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為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内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進納嘉祐三年上

上仁宗乞止絶内降凡進用悉與大臣議其

可否　　傅堯俞

臣竊聞近日内降指揮樞密院除何誠用帶御器械尋有臣僚上言遂罰誠用事有不便諫臣輸忠天高聽卑遽行追寢上下之分交得中外之心相慶然臣猶有所未諭者伏以内降之名古今以為非是陛下不窒其源乃制防檢付之有司既而輒復違之須人言而後止在納諫之美則曠古無並於剛一之德固未為增益伏望自此凡左右敢以私事干陛下者乞從睿斷根逐嚴加

貶責果陛下所欲進用者不必從中降旨於視朝之際與大臣公議可則行之不可則罷之不使如誠用事數暴於人聽則陛下日月之明無分毫之累矣臣孤拙無狀荷陛下任使思以塵露粗裨海嶽幸不以人廢其言深留聖慮則不勝幸甚嘉祐六年十一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進仁宗朝戒飭内降詔書事迹乞禁止請謁　　曾肇

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自臨御以來正身率

下杜絶請謁裁抑恩倖凡自内出無非徳政未嘗以私撓公以人亂法親戚近習斂袵安分退就繩墨朝廷清明紀綱肅然論者以謂秦漢以來毋后共政未有若斯之懿非二聖一心秉誼克已何以致此謂宜終始守之貽則萬世而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内降特與差遣者雖其事至微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盛徳然竊恐僥倖之人乘間伺隙轉相扳援煩瀆聖聽雖二聖天地之度坦然無私但慮左右干祈迫切不免曲徇其意杜漸

防微宜自今日此臣之惷愚竊抱惓惓愛君之心傾竭肺肝庶有補於萬一也臣竊覩前史伏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下詔書約束臣下干求内降令中書樞密院如内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具條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閤門牓諭仍著為法丁寧懇至出於誠心當時羣臣亦每以禁止内降為言輒見納用故一時朝廷號為肅清雖間有干請而不能虧損聖政者上下維持之力也大抵人情茍務便私樂於僥

倖此門一開浸淫不止始自一二至於三四至於五六漸無紀極則國家名器繇此輕矣朝廷百度繇此隳矣其源至小流弊至大此臣之所大懼不得不為陛下極言之也且朝廷爵禄有限人之私欲無窮苟不持之以公因緣請託將至於不勝其煩陛下亦將厭之矣伏望聖明不以臣言為狂妄試加省察若有人材可用或睵近親出自聖意欲與恩澤者自可明諭輔臣度其所宜公行除授其餘一切禁止無得私請仍詔輔臣如有内

降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閤門御史臺常加覺察牓諭朝官使人明知上意如此則聖德日新朝無粃政邪枉之門塞公正之路開遠繼祖宗之明實社稷無疆之福也臣備位侍從以論思為職竊有所懷不敢隱默謹幷錄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別為一通伏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元祐三年八月上先是內降左班殿直錢珏特差幹當牛羊司內殿崇班劉言特差幹當翰林司肇上此奏時為中書舍人詔書八條具列于後

天聖九年十月詔曰朕遵列聖之謨荷慈宸之教于兹八載雖至小康而搢紳之間名節罔勵致臺文之上奏謂吏議之不容矜勞者掠巳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詆誣執政干撓有司分屏翰者或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寛縱之為得貪而無恥姑務營私老而非賢曾不知退豯廉恥之未飭致風化之靡醇臨朝以思於朕何望用稽彝訓申儆羣倫茍少冒於官箴將自投於公憲布告遐邇

體朕意焉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近年内外庶官多營求内降公行請託至有涕泗上前以希恩澤者請指其事以申戒之故降是詔

明道二年四月詔比來臣僚宗室外戚命婦多以進納為名干祈恩澤自今非著例一切罷之凡表奏毋得緣親戚投進禁中事有傳宣令有司實封覆奏内批改官及與差遣未得即行委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天下毋得創修寺觀所進乾元節香

合及山儀並停罷惟功德表疏聽附驛以聞例有
賜者令內東門司取旨
康定元年十月詔如內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
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
慶歷四年十二月諫官余靖言太常博士王翼西
京按事回上殿求改章服請自今臣僚入對有輒
求恩澤者令有司劾其罪從之
慶歷六年四月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

院比歲以來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年後
與轉官或改職且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賞
擢之不次孰曰不然事出僥倖縱賒歲月冐厭羣
議譬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為契券立時待價非惟
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官輒依前
比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從之
皇祐二年九月賜中書門下詔曰朕躬庶政之機
持大公之柄而比有憸幸肆興妄圖或違理覬恩

或負罪希倖率求内出間亦奉行盡政虧風莫斯為甚雖屢頒於詔約曾未絶於私求兼慮臣庶之家貴要之列交通請託巧詐營為陰致貨賕密輸珍玩夤縁結納侵撓權綱矧宗祀之肖成屬祥釐之均被嘉與中外紬此非宜勉於自新以底于治自今内降指揮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執奏毋得施行敢以貨賂結託貴近者令諫官御史劾奏之先是上謂輔臣曰比有貴戚近習夤縁請

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絶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
文中禁止之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輔臣等對曰
陛下躬行大祀以新庶政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
蹊實天下幸甚然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上乃別
為手詔與赦同降
嘉祐二年八月知諫院陳升之言比日內降營求
恩賞者多雖許執奏而有司時有奉行自今請令
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

嘉祐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璋罰銅三十斤初璋求内降轉官而為知諫院陳升之引近詔劾奏也

上哲宗論李偉妄干求内降挾私罔上

劉安世

臣近以幹當内東門李偉得内降指揮欲置啓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衆僧列狀陳訴以謂偉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長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

聞已有朝旨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縁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議有未安固難緘默再黷宸聽必冀開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竹林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倬志在茍得熒惑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違咈人情存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盛德咎皆自倬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罣誤情在可

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事雖細微必寘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倬妄干中旨飾詐欺君罪實故為情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陛下心存去惡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姦邪知畏元祐四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哲宗論李倬妄干求內降挾私罔上係第二狀

劉安世

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指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礙令倬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當使國家命令

之下違咈人情生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謂祖宗以來亦有內降之事茍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謂人主之德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以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王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威克

厥愛遠自近先正俾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内降指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無害仍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全密杜絕僥倖元祐四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哲宗論内降乞有司執奏　李常

臣愚不佞熙寧中常預編中書條例伏見仁宗皇帝屢詔中書欲令内降三省執奏及未得便令行下如此之類指揮不一臣方是時竊怪詔旨重複如此細詳仁宗

聖意蓋爲非時内降亦有不得已而出者正賴臣僚執持覆奏以拒止之也又竊見杜衍爲宰相凡内降積至十數連封而面還之仁宗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只知杜衍封還内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伏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内降恩澤幾於屏絶一以至公待天下未嘗以私恩加親黨内外臣庶之所共知而歌詠矣近日李倬乞買白地事臣竊料陛下以白地

為小事或不得已而許之事無小大孰為得已要在有司執守法度如杜衍之事仁宗可也臣以謂遇人以恩者人主之事也守法盡公者人臣之事也人主之恩有不得已而降㫖臣下可不守法度而執奏耶買白地事曾不聞反覆執奏而遽行之曽不根究為何地而遂不省察也今據僧人所陳乃有墳墓及竹木園菜圃李倬妄以為白地固當深治凡今後可不務於懲止哉伏望聖慈特詔有司應內降並須反覆執奏或理當奉行必

先取索圓備詳究可否於詔條無害於物情無妨乃得行下如此則人主之恩自全而臣下獨當執守之責矣

上徽宗論內降指揮不可直付有司

元祐四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曽肇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滯淹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末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

為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臣待罪右省伏覩内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忖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駮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内中

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敕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為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政事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為事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寮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綱紀增長僥倖以陛下明聖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為言更願陛下戒之謹之嚴行

杜絶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元符三年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徽宗乞法仁宗下詔禁絶干求内降

曾肇

臣伏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屢下詔書約束臣下干求内降令中書樞密院如内降與臣寮遷官及差遣者並具條執奏以聞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下御史臺閤門牓諭仍著為法皇祐二年因祀明堂肆赦嘗諭輔臣曰比有貴戚近習夤緣請託以圖内降雖頗抑絶

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禁止之庶澄清宿獘示信天下時輔臣對以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乃别為手詔與赦書同降葢仁宗之仁如天於人之欲有不能違然一切徇情則侵紊紀綱虧損刑政故令執政大臣具條執奏人主致恩人臣守義上下維持交相儆戒又令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則人自不敢因緣請託故一時朝廷號令肅清間有干請之人輒為諫官御史所劾仁宗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終不至於優柔牽制者其術

蓋出於此也恭惟陛下天姿寛仁正身率下論者謂有仁宗之德夫寛則無所不容仁則有所不忍臣愚竊慮内外之人因此有干祈陛下雖正身于上而迫於請禱無以却之執政大臣又或不能一一執奏日積一日則侵紊紀綱虧損刑政其為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伏願陛下監覯仁宗所以防制左右杜絶恩倖之意特下詔書戒飭内外之人不得干求内降如有内降指揮非憲章所存者令執政大臣具條執奏推劾干請之人

明正其罪仍責諫官御史常加覺察牓諭朝堂著之于法使内外明知聖意所在如此則聖治日新朝無粃政小人安分於私室請謁不行於公家以成陛下寛仁之德以稱陛下正身率下之意垂之萬世貽訓子孫豈惟天下之幸實社稷無疆之福也惟陛下裁擇元符三年十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上徽宗乞今後内降所屬無得輒受

任伯雨

臣聞外議皆言近日内降頗多下至僧人恩澤開封府大理寺所勘公事往往指揮釋放此言虚實雖未可必萬一果有而陛下不知則九重深遠詐傳救命俯仰之間所繫不輕若止因左右懇求陛下寛仁不得已重違其意則干亂政刑此風不可滋長且鴻都賣爵墨敕斜封皆出漢唐季世不可不戒昔仁宗慶歷亦嘗有之宰相杜衍不肯奉行每積至數十即面繳納仁宗嘗謂侍臣曰外人秖知杜衍封還内降不知朕以衍不肯而拒

之者過於封還也又嘗内降開封府吏扈王遷職一等尚美人遣内侍韓從禮傳教旨免工人市籍府判龐籍奏其事仁宗立命杖韓從禮詔今後内降無得輒受以此觀之所司守法自當執奏臣伏願陛下降臣劄子付三省密院指揮所屬去處今後内降無得輒受此亦仁宗皇帝故事如此則僥倖干求庶幾息矣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欽宗論御筆中旨　　余應求

臣伏覩近年以來凡有中旨皆降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寘以不恭之罪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者不敢執奏或被受即行不申三省事之甚微亦煩宸翰其始因中人領事內中奏陳而為之其後士大夫倚中人以進欲興功利而於法不可者亦為之最後執政大臣或行事有戾於法或差除不允僉議或爲親知私謁干請者亦為之由是號令日紊綱紀日壞矣夫三省密院是之謂朝廷陛下與謀議大事出

命之所也人君擇賢而任之固當委以庶事若宰執不才易之可也豈有自攬細務悉降御筆而可以為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此弊然竊聞尚有臣僚直達奏陳内中批降施行者此與前日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内侍與臣僚所陳獻利害措置事宜皆可付三省樞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庶幾不戾於法憲不惑於異同人主大權不移於下可以杜多門之政可以絶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此惟陛下裁擇靖康元年上時

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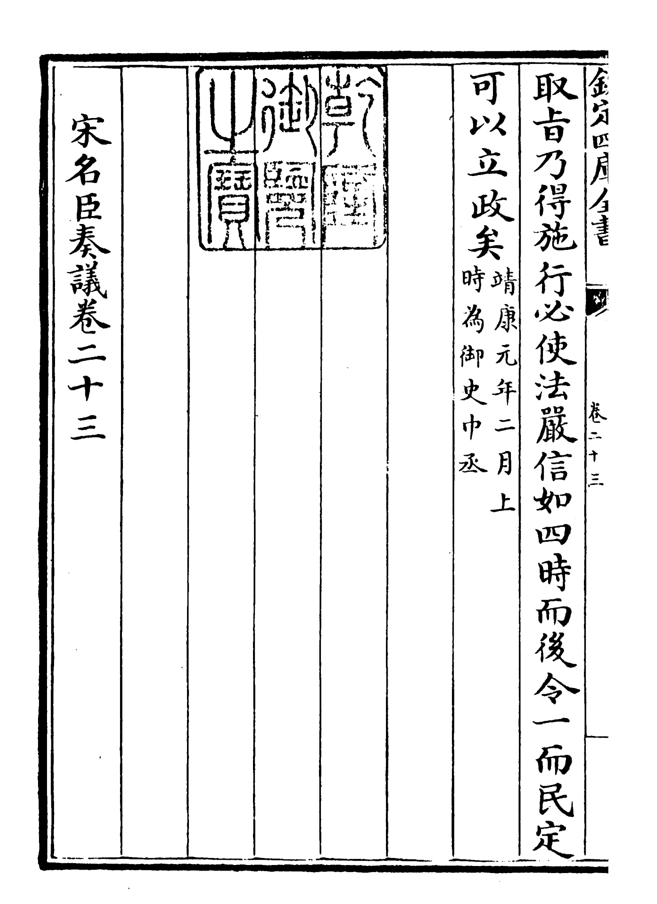
為監察

上欽宗論御筆手詔不由三省而下者取旨

方行　　　　許翰

臣聞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始立比年以來有司阿意撓法以徇一時是以條約文具而不守伏願陛下明詔內外令後指揮若有害事病民違戾條制並令有司具條執奏御筆手詔不由三省而下者官司被受審覆

取旨乃得施行必使法嚴信如四時而後令一而民定可以立政矣（靖康元年二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四至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風俗

上仁宗論謹習　　司馬光

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

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悦後

魏孝文帝變胡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恱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薫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其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不能諭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

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禄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絶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凌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

習習實爲常能無畢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畢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𫑢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

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非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食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很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

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神武聰明躬勤萬機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慴服矣於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擊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鋭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心腹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

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剌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至殊死而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

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絶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遜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于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巳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之有作

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謹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軍州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言謹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

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驩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駡三司使而法吏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

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

之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彛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彛第殺彛父子官為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懐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

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以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孰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變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

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或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罷州將勿罷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説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

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篤厚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嘉祐七年六月上時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神宗論以質厚德禮示人回天下之俗

彭汝礪

臣聞天下之事其出無窮而相尋於無所終始者疑若

甚勞而古之人君乃至於無為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為遠故所正者惟京師以一國為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萬民為衆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國家百官之富為不可勝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約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有仁孝之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於此不難也而臣自京師觀之淫麗之文勝淳厚之樸喪誕謾之風長正信之俗微非所以示遠方也自宮邸觀之公侯放於奢淫而不禁婦妾習於侈

靡而不嚴非所以示國人也自官府覲之相尚以取譽相引以趨勢相傾以就利為上者殘其下為屬者恃其長非所以示萬民也陛下欲為漢唐則固軼於漢唐矣欲至三代而於此未正焉臣以為未也蓋古之人修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雖抱衾之賤妾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闗雎之后妃也雖衰世之公子篤於信厚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

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寥寥也
斅亦必有在矣陛下誠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篤歟其
昔者奢侈之斅因循而未革歟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
嚴歟所求於士者止以語言而不以德歟所取於臣下
者急於功利歟不然何風俗之難回也陛下有聖人之
才有崇高富貴之資嚬呻俛仰再撫四海之外無爲而
巳爲之無不可至也臣觀四方之人其語言態度短長
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爲鄙焉凡京師之物其

衣服器用淺深濶狹必問宫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焉以此知能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異時皇族未嘗知經術也及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知經術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莫不欲言法令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為德禮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質厚德禮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順導之蓋無難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無

足疑也小臣以疏遠妄及陛下之家事以早職妄及百官之嗜好以聖德之廣淵而道尋常之務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已塵之迹雖臣亦自知其疎濶也考之於古竊以為庶幾焉惟陛下念之熈寧九年十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論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

蘇轍

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

歲而徼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内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風聞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葢邪正盛衰之源未

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奬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巷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

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寛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啓廸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

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茍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

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元豐八年十月上時初除為左司諫

上徽宗論士風之壞　游酢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與而效之莫之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

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户而不敢喪節寧厄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元符三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徽宗論士氣不振節義不立

張叔夜

臣竊以天下官吏非不衆廪禄非不厚所宜奉承命令究心政術砥礪名節以副陛下惠養元元修明法度之意而乃務於苟簡趣辦目前以恤民隱者為迂儒以親蕃務者為俗吏見利苟進而人不以為非忘公自營而心不以為媿懐禄養交慢令曠職士氣不振節義不立衆志相扇懼成風俗雖然未可以此期天下之士亦幸

陛下留神采聽或下詔丁寧以訓飭之或因事奬進以激勸之則士風可革不詳年月時為中書舍人給事中遷禮部侍郎

上欽宗論風俗由大臣倡導　余應求

臣聞大公至正之道不行於時久矣人懷私意士失常心廉恥道喪名節不立諂諛相夸詐誕成風以全身保位為賢以竭忠盡節為愚以奔競進取為能以恬退自守為拙以刻剥辦事為有才以重厚長者為無用廢直道而徇私情背公家而任已恩財賄交通於權門侈靡

濫溢於私室慉廉潔爲矯詐惡正直爲介僻敢言者謂之狂妄正論者謂之迂濶奮不顧身者衆必沮之賢有才者則妬忌之背君忘國不啻路人卑賤之態甚於狗彘禮教陵夷風俗大壞日益滋甚莫可禁止原其所以致此者實用事大臣非其人無以倡導之故也夫大臣者百僚之表萬民之視效也大臣欺君而罔上故小臣誕謾以求合大臣持禄以固寵故小臣僥倖以求進大臣貪冒而不法故小臣並緣而爲姦大臣聲色以自娱

故小臣奢縱以相高夫公卿士大夫所為若爾欲望士行之正直風俗之純厚豈不難哉作而興之理若有待陛下以甚盛之德照臨百官進用忠良退斥浮偽開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抑僥倖之求受讜直之言節儉以化天下憂勤以帥羣辟破朋黨以消小人用忠厚以進君子勿眤於嬖幸勿徇於私謁勿間於讒諂大公至正之道復見於今日矣昔者文王節儉正直在位化之羔羊之詩是也今縉紳之徒下至民庶莫不化陛下節儉

之德矣至於在位皆正直臣猶以為未也蓋朝廷之上名器未謹號令未孚好惡未明賞罰未當因緣僥倖者未盡斥姦贓狼籍者未盡誅冒恩濫賞者未盡裁抑諂諛頗僻者尚或陰肆其謀躁進茍合者尚或得請其私背公死黨之習未除附下罔上之風猶在此而不革何以為治願下明詔申嚴訓飭一有不悛重寘于理庶幾士風丕變民俗歸厚以副陛下惟新之政靖康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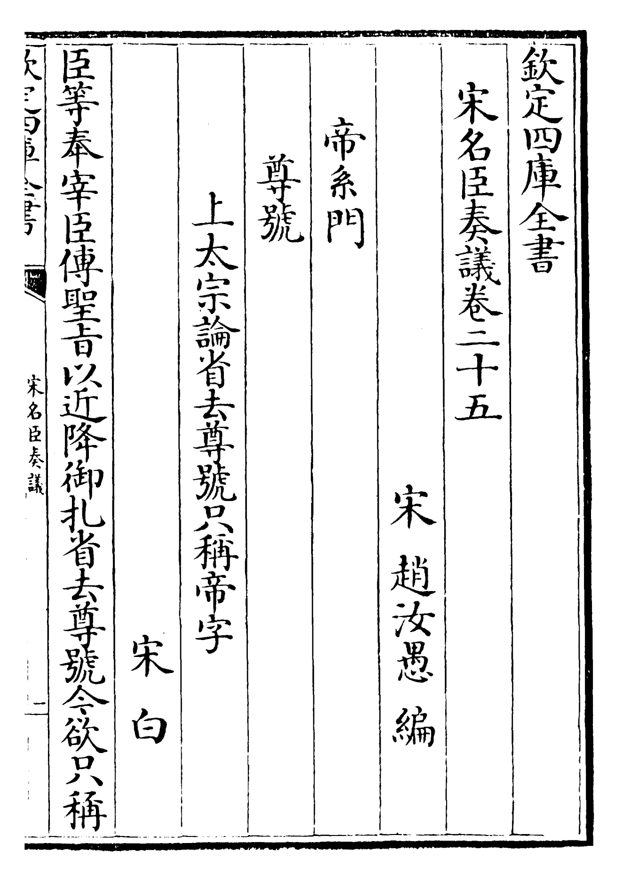
上欽宗乞革欺罔之風

范宗尹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高謂鹿為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纘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

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為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曽為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撿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為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究矣靖康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四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尊號

上太宗論省去尊號只稱帝字

宋 白

臣等奉宰臣傳聖旨以近降御札省去尊號今欲只稱

帝字令臣等商量者仰聆睿旨仰測天心見陛下謙尊之誠善下之意寅畏天命超越古先固無得而稱也然則皇帝二字典策昭然數千百年沿襲不改蓋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二儀成象兩曜齊明不可斯須而去之也聖意以為非從上古起自嬴秦鄙其兼名欲歸一字然肇于前漢爰至近朝唯此尊名不能去者何哉蓋天下行之已久人臣呼之已熟方今萬方一統四海為家士馬精練蠻夷率服民物豐阜前代無雙至於徽號之

稱增加即可唯此至尊之字減損實難况夫今古異宜質文互變一定之制千載不刊與其改作而謀新曷若因俗而仍舊臣等職塵内禁上事明庭凡在討論未嘗請免如此大事不敢輕言誓竭微軀各以死請泰山可轉此志不移冐犯冕旒甘當鼎鑊

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詔曰古先哲王託居人上蓋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虚名矧此帝王之稱以極崇大爰自唐室始加美號徇臣子之愛戴著方册之典常踵事增華積習無改朕亦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王之舊制深懼實賓之有踰憮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辛酉吕蒙正等奏曰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欲省去羣情無不震

駭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蓋起秦始皇後代因之不改朕比欲正稱王屬以諸子封王為不便耳朕志以定卿等毋勞確奏白上此疏時為翰林學士

上仁宗論頻有災異乞直降御札不受徽號

韓琦

臣竊以陛下至德合天地至仁越堯舜雖徽號累百亦無得而稱焉蓋以三載一郊陛下報本之際臣子之心無以歸美君上故恭薦威名以達惓惓之意緣近年以來天地之變比比而發陛下亦嘗虛懷以來讜言平刑

以降罪戾今者圜丘展祀所宜責躬引咎仰荅天戒其所加尊號欲望不賜恩可如陛下已有聖意謙遜不從莫若直降御札申諭宰庭具述宸衷便斷來表若候章表五上方示推拒此乃從來俞允之例似未協宜此事動干典策望聖明熟慮之寶元元年上時為右司諫供諫職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劉敞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乞加上尊號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遜持滿惡盈好謙之意

且陛下自寳元以來不復加㣲號近二十餘年矣沖遜之德上通於天下信於民此上天所以保佑聖躬受福無疆萬民所以愛戴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遜不受足以益見積年沖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祐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令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否混淆獄訟繁多

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遜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為請而臣獨望陛下以固辭徽號為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嘉祐四年六月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

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羣臣所加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歐時兼領禮部章表當撰表辭先勸弼以不宜爾弼憮然曰適已奏聞歐不得已為撰五表仍密上此奏罷之歐時知制

誥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係第二狀　　劉敞

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遜尊號今已兩奉批答不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沖之德超絶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夫以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於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遜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

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于心者也而羣臣之請遜于志者也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嘉祐四年六月上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係第三狀　劉敞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沮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謂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遜徇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已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已五上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於嚴恭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以窺聖德之淺深臣雖狂瞽竊重惜此舉不敢不再三陳聞嘉祐四年七月上

上英宗乞不受尊號　　司馬光

臣聞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恱順竊見陛下將有事于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睿智聰明徽柔懿恭享兹鴻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為災田稼漂沒編户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釋衆心况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褒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

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裨益萬分之一也治平二年七月宰臣韓琦等上表請上尊號光以九月上此奏時知諫院由是羣臣上表終不允

上英宗乞不受尊號更下詔書深自咎責

司馬光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靖國家享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

嚮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知而簡忽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祚已來太陽侵色中有黒子大風晝晦冬温無冰連年大水漂没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陜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赤子恓惶流離滿路西戎内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羣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為

意或以為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為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為欺蔽上天罔誣海内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疢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羣臣所上表章却尊號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為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悦

豫然後推崇徽號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怒福禄大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羣生百姓莫不幸甚况陛下鄉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為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為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進狂瞽惟聖明采察治平三年十一月上時為龍圖閣學士判流内銓

上神宗乞斷以聖意勿受尊號之請

司馬光

臣今月十七日准内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牓子奏取聖㫖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寳九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曰前

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来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足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

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聰明睿智雖享有鴻名然踐阼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可以捨虛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熈寧元年七月

宰臣曽公亮等上表請上尊號光上此奏時為翰林學士手詔荅云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

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實深憂懐被此鴻名有慙面目況在憂隂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為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内顧慙懼非是欺衆以邀虚名遂終不許

上神宗乞深思災變之大勿受徽號

韓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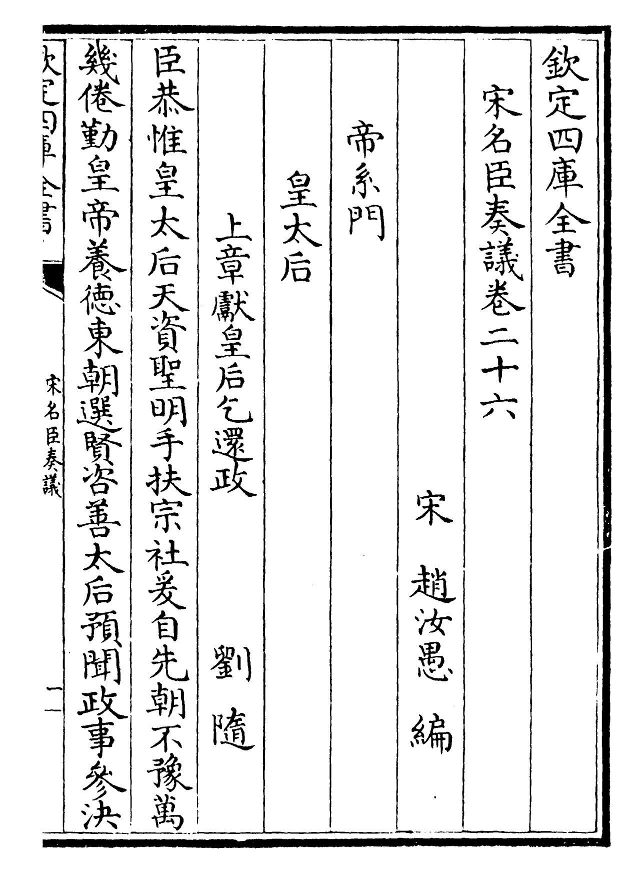
臣昨日伏覩中書劄子下禮院以四月一日拜表上尊號夫尊號者非起於治古而生於後世人君之侈心平居為之已累謙德施於寅畏消復之日實於義理有害何則比年以来地震徧天下而河北尤為已甚自前史

故老傳聞罕有若此之異加以冬無宿雪春無嘉雨寒暑晦明反理失節今兹河北地震尚未止流民尚未復畿甸諸道尚未有得雨處而都下風霾日夕發作乃欲以此時褒頌功德崇上尊號臣竊以為非其時矣且陛下憂憫旱暵徧禱於天地廟社之司計其祝文必須引咎謝譴嘉應未荅而遽舉推崇之禮雖陛下冲挹未必當之然而事理相反有異誠一恐不足以動天消變假使此事是聖意切所欲得猶當痛自損抑以荅天戒况陛

下兼皇帝而稱之尚何顧此數字之美乎伏望聖慈深思災變之大務以至誠為本亟出手詔推而勿受臣愚戇但知有益人君則為之不識忌諱惟陛下寛其言而取其意則天下幸甚

熈寧二年宰臣富弼等表上尊號維上此奏詔答不允維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四年六月宰臣王安石等七年七月宰臣韓維等十年七月宰臣吴充等皆上尊號詔答不允元豐三年七月遂降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何必加崇尊號以自飾哉秦漢以来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宅士民之上凡虚文繁禮悉已革去而近司羣辟猶或時以稱號見請雖出于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稽先王之意今後每遇大禮罷禮部不得表上尊號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五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皇太后

上章獻皇后乞還政　　劉隨

臣恭惟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先朝不豫萬幾倦勤皇帝養德東朝選賢咨善太后預聞政事參決

居多洎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尚沖幼太后承顧託之命心如堅石垂簾以對羣臣盡力以報先帝戎夷率服華夏乂寧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國家顯隆平之業於皇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輝簡冊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崇矣皇帝長矣太后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苦聖躬一日萬幾煩於聽斷臣聞虛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太和是以神仙壽同天地者不勞心而役神也臣愚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皇

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聖毋萬壽之期內侍問安成
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天聖八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慈聖皇后論任人賞罰要在至公名體禮
數當抑損　　司馬光
臣恭惟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
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社稷之重為四海黎元之
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所欲也若皇帝聖體不日康寧
殿下必推而不居若藥石未效則殿下方且總攬萬幾未

暇自安故凡舉措動靜不可不戒謹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大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内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

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已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已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禄賞賜

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為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為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葢善為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

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茲繼而為政必將糺之以嚴糺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

善者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於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覲聽以占盛德臣以為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貶抑伏乞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

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殿下當疎遠之不可寵以禄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愔

如仇讐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寛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太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宫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絶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國家侍從之臣以諫諍為職

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聽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嘉祐八年四月十三日上

上慈聖皇后乞少避東殿　　呂　誨

臣恭以殿下保佑聖子積三十年輔翊邦政又逾期月寡區泰定廟社安固慈恩至矣功德大矣然而成全聖德是惟艱哉以萬幾浩繁殿下勞心焦思曽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况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可以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

七日一御諮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沈幾奮于獨斷豫宣教命誕告明庭外形謙遜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慰羣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仰祈聰悟天下幸甚治平元年三月上時為同知諫院

上慈聖皇后乞罷簾前奏事　龔鼎臣

臣伏以先帝以萬世根本之計擇主上立為子實殿下相之自宮車晏駕殿下銜哀隱苦定策於須臾立主上

為天子主上纏憂遇疾大臣無所取決請殿下共聽庶政從容輔養數月自中都至於夷夏莫枕如昔者皆所賜也今主上聖躬既豫車駕兩立宜於此時詔罷兩府簾前奏事以終始天地之功則太姒太任之事何足道哉治平元年四月上時為御史知雜事

上慈聖皇后乞罷簾前奏事　傅堯俞

臣聞之於傳曰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臣今進說於殿下者其幾是與然臣備位外廷才微身賤俟見信而後

言蓋無期矣此臣所以犯賢哲之誡冒謗讟之嫌惓惓而不能自已者也惟殿下留神裁察臣於正月十九日嘗奏疏乞還政事訖未蒙施行臣之所言固朝廷之大議殿下之深益夫何未之思也今物議喧然疑有讒間交進故兩宮之情似有所未甚通者夫以天下與人猶或疑之則何以信於人哉審如是臣竊以為過矣且一飯之恩匹夫未之敢忘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天下者乎臣謂殿下今日黜遠讒間使不得前

則慈孝之聲明日並隆於天下矣至於忠讒之辨古今以為難臣獨謂之不然何則從容和解掩所不及欲殿下母子安康者忠言也揭一為十似是而非使殿下心志熒惑者讒言也此豈可謂之難辨者哉臣前疏謂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年間一旦定策援長君以安宗廟乃復猶豫不斷將損盛德者非苟云也顧察之未熟爾今天象差忒旱虐為變臣恐元元艱食盜賊浸起四方寧謐或不可常朝廷能中外一心思消弭之術為制御

之策則庶幾其憂不大惟人事動于下則天譴形于上殿下當斷之于心復辟于皇帝則朝廷之事體正事體正則天下之疑憂解疑憂解則和氣應和氣應則緯象之忒旱虐之變可消而制馭之策可為殿下退就安榮挹萬世無窮之福不知念此而玩信諛詞忘忽至計懷萬萬必無可慮之疑豈不累睿哲先見之明乎今皇帝康復已久仁宗祥練踰四十日億兆延頸以聽明詔事若早定可高視於今古議不時決且貽誚於當世殿下

顧利害何如哉況事不出于遺制非殿下之本意竊為殿下惜之臣恐縉紳之士章疏交上言涉譏詆而後圖之美名大業虧缺已多實不如先事之善也殿下勿謂臣言輕所陳者肺腑之素緼勿謂臣職卑所持者人臣之公論惟殿下取臣兩章極精而慮之則臣之言不為謗讟而可以取信矣此疏不敢露于人謹於外題狀奏以聞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上時為殿中侍御史戊申皇太后乃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

上慈聖皇后乞歸符寶　　呂誨

臣伏覩殿下近降手書以皇帝既安堅罷同政聖子恭孝遂成母志雖前世有還明辟之事亦未聞期月而成翊輔之功逈形謙遜之㫖休聲茂實當垂光於萬世矣然聞外議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眷留符寶哉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甚非有益於聖躬亦恐前降書㫖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可

不謹爾臣所以瀝懇而言萬死無避唯祈鑒照天下幸甚治平元年五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　范純仁

臣近聞將來太皇太后冊禮並依明肅太后故事於文德殿受冊緣明肅太后當時禮官議定合於崇政殿受冊仁宗皇帝特降詔書移於前殿蓋是人主尊奉母儀出於一時之詔非有司所定常行之禮今恐三省取旨之際不曾詳悉奏聞遂降敕命直依明肅故事更不用

皇帝降誥便御文德殿受冊不惟不顯皇帝尊奉之意兼不稱太皇太后謙沖之德緣自太皇太后同政以來至仁盛德高掩前古所行典禮為萬世尊仰不必專稽明肅伏望特自太皇太后聖旨指揮更令禮官子細詳定務合中制以副聖意

貼黃易謙卦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四益隨之又曰謙尊而光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皆

經典之法言在聖明正所當務臣不勝區區犬馬之誠乞賜采録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將来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之事皇太后受冊依熈寧二年故事皇太妃與皇太后同日受冊皇帝於殿上發冊令尚書禮部太常寺詳定儀注聞奏純仁上此奏時同知樞密院

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　陸佃

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自同聽斷以来保護聖躬裁決萬事敬天愛人動懷謙畏至公至明度越前古尚慮臣下未能將明聖意一切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弗加

討論萬一典禮闕失或累盛德故臣雖愚陋輒慕古人事上篤於愛敬之意竊見天聖中翰林學士李維等嘗上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受册儀注復改御文德殿緣文德在紫宸垂拱之外故至今公議猶以維等所定儀注得禮之中惜其不果施行方當太皇太后陛下至誠虛心每事求當乘此嘉會或蒙收採特詔有司改御崇政殿受册明内外之辨自我神母垂訓萬世不勝大幸況於盛德至仁有光無損臣職在禮官茍有所懷義

當罄竭仰瀆聖慈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元祐二年二月上時為禮部侍郎）

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　曾肇

臣伏聞已降勅命將来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臣伏考故事皇帝於大安殿發冊（今大慶殿）皇太后於文德殿受冊今来詔旨遵用舊典臣子之誼復何所言然臣伏見太皇太后自聽政以来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就外朝

豈非以聽決萬幾出於權宜垂簾視事蓋非得已而外朝者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耶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爾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出自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臣下之所得議也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儻於此時特下明詔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

執謙德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
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天地神靈孰不歡
喜華夏蠻貊孰不推仰兩誼俱得顧不美歟伏惟太皇
太后聰明睿聖慈仁恭儉功德之被天下堯舜禹湯不
能遠過非獨秦漢以来母后之所不及則雖日御外朝
未足為過而臣乃於一受冊之際猶以為言者誠見太
皇太后執心謙沖至公至正動容周旋必務中禮非如
漢唐母后私於其身必不以受冊外朝為巳之欲臣愚

故願因此增廣盛德使天下曉然知聖心所在垂之萬世以為典則而後之言禮者必曰母后不踐外朝自太皇太后始豈非希世之高行哉臣伏見昨者太皇太后志在愛人毅然獨斷令即英宗神御殿後建祖宗神御殿詔旨深切聞者感動至於垂涕此自古明智之君未必能為而太皇太后行之無毫髮吝則知今日退就便殿受冊必非所難此臣所以敢言而不疑也夫一日出踐外朝事至微也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不得不極言

之章獻太后非獨受冊文德殿而已元日御會慶殿受朝賀南郊禮成御會慶殿受賀長寧節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其後又入太廟行恭謝之禮此皆天聖明道故事竊恐有司以次行之不足以仰稱太皇太后為宗廟社稷權宜聽政之心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臣之私憂過計實在於此也太皇太后博覽古今詩書以來母后得失蓋無不知則於此舉必能自擇豈待臣言而後思然臣待罪侍從以論思為職苟有所見不敢默默元祐

二年二月上時為中書舍人三月二日内批付三省將来太皇太后受冊有司雖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顧予涼薄豈敢上比章獻明肅皇后所有將来受冊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叙太皇太后此意降詔施行蘇軾撰詔曰祥禫既終典冊告具而有司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予當受冊于文德殿雖皇帝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矧予涼薄常慕謙沖豈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處之無過之地乃是愛君之深所有將来受冊可只就崇政殿五日内降札子所進詔本從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却有昔非之義可叙述太皇太后顧德不及章獻不敢必依章獻御文德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度進入六日中書改定詔本祥禫既終典冊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予當受冊于文德殿雖皇帝孝養之德務極尊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皇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

予涼薄絕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慚德所有將來受冊可只就崇政殿七日降出行下

上宣仁皇后論坤成節百官上壽

曾肇

元祐二年元日尚書省送到禮部狀勘會將來太皇太后坤成節宰臣以下合行上壽之禮今來本司參詳准近降詔書太皇太后御崇政殿行受冊之禮所有坤成節亦合於崇政殿上壽其臣寮上壽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乞比附天聖三年故事施行六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將來坤成節依天聖三年長寧節故事於崇政殿上壽仍令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

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損特發德音不欲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冊詔書一下中外嗟歎忠義之士至於感泣况臣待罪侍從嘗獻瞽言不謂偶合聖心特加收採非惟陛下克己復禮之聖又以知陛下虚心納諫之明士生此時不能竭忠盡智裨補萬一苟有所見懷而不言則竊位欺天何所逃責此臣所以不避冒黷之誅傾寫肝膽置于上前儻一言有補萬死無悔臣竊聞近日有司建議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

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比附天聖三年故事施行臣伏考天聖三年故事宰臣樞密三司使學士知制誥待制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契丹使班于殿廷上壽如禮賜酒三行百官詣内東門拜表稱賀至天聖九年始御會慶殿百官上壽如乾元節之儀蓋自天聖三年至八年以前凡六年盡如三年之制亦足以見當時君臣守禮畏義之心可謂至矣今者三省樞密院乃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今日有司之議特降朝旨令文武百官

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諭也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出臨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冊竊詳聖意務從抑損今乃令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廷立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禮更增於舊在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本末似不相稱臣愚以謂此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失於不思爾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前世母后不可及之盛德有休息百姓覆育萬物之大功受四海九州歡心愛戴

之備養其為尊榮亦已極矣豈待百官將校旅列於庭
然後為貴哉臣愚故願特詔有司一用天聖三年長寧節
故事比附施行使天下之人知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
後如一本末相稱書之史冊垂法萬世豈不美哉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惟陛下留意
無忽

貼黄臣竊見崇政殿廷不至寬廣遇雨又須經緣
延和殿前簷赴坐竊聞議者謂百官不赴則夏國

使人亦不得與上壽賜酒臣愚以謂天聖中非無夏國使人自可遵用故事若以其外夷遠來奉貢特許入與上壽賜酒出自恩旨宜亦可為更自聖意裁酌禮部符准太皇太后已降指揮長寧節故事内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緣係天聖九年章獻明肅皇后御會慶殿典故今来豈敢比用所以將来坤成節崇政殿上壽可只依天聖八年以前章獻明肅皇后御崇政殿行上壽禮典故施行七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今來所得指揮施行肇時為中書舍人

上宣仁皇后乞還政　　梁燾

臣恭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愛之實藹聞于外性資成定盛德日新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臣民懽欣四海仰戴今来選正中宫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煩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宫頤神内景遠光前人垂法萬世豈不美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聖如以臣言為然伏望明出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

甚

貼黄此事在陛下必久已思慮固不在臣下之有言臣輙控至誠上干宸聽以廣聰明之益以決左右之惑唯願早出睿旨直以還政為指揮不須更問故事如臣下别有獻議伏望斷然勿聽如有合用手詔文字望降密旨遣使到院諭臣即當進入

元祐七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宣仁皇后乞還政係第二狀　梁燾

臣昨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披露肝膽冒聞聖聽陛下
聖明洞察不賜疎斥嘉其忠藎用之輔政臣仰體眷遇
益堅臣節重以身蒙寵榮而未行其言是以夙夜不遑
寧處期必補報不敢少懷不盡之意致陛下有後時之
悔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為言常欲安靜此聖
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竊惟淵宸遠慮深識用臣
前言適其時矣伏望檢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斷人主以
全大功臣不勝激切盡言之至元祐七年七月上時為尚書右丞

上欽宗論宣仁誣謗未明瑤華位號未復

楊時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竊惟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鬱而未明瑤華無辜累經赦宥位號未復此二者陛下家事也究抑不申如天下何臣幸得備位諫省膠口不言無以逭責謹列事之本末條具于左

臣昔見元豐末年伏見神宗皇帝不豫哲宗幼沖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岐王嘉王非宣召不得入

内其周防之慮深矣是時王珪首建大議請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錄院衆官簽書本末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不可誣也至元祐中蔡確以罪去其黨始造為姦言以惑衆聽冀徼異日之福紹聖中章子厚蔡卞用事欲中傷舊臣報復私怨遂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謂已亦與有力焉其為此謀非私於蔡

確也其實自為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天下銜冤積憤而不得發幾四十年伏遇陛下嗣守神器如大明之升無幽不燭而臣幸得備位諫省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凡元祐政事著在甲令者皆以焚毀滅迹則當時所批聖語必無遺矣然紹聖中所修時政記具在秘書省國史案猶可考也此天實存之以遺陛下伏乞下秘書省取索元祐時政記一賜覽觀足以究見事實而後昭洗王珪為臣不

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褒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追改以釋天下積年憤鬱之氣臣不勝幸願之至臣竊惟元祐皇后廢處瑶華皆緣内侍郝隨造成此禍中外究之以為非辜無所赴愬上皇即位之初欽聖憲肅皇后垂簾聽政自瑶華召還禁中復其位號天下無不稱慶未幾欽聖上賓姦臣造為浮議旋即廢黜使其實有罪惡必不為欽聖所容議者或謂叔無立嫂之文尤為非理方欽聖垂簾

始復婦位於嫂叔何與焉臣願陛下斷自宸衷復其位號上以承欽聖矜恤無辜之意下以副中外輿議之公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上時為諫議大夫

宋名臣奏議卷二十六